

洛陽大俠張雲仙

馬履諾

三十年前洛陽大俠張雲仙府中，懸有一副布質裱的賀聯，不知何人手筆，聯曰：

比武台上，兩掌輕搏青銅劍，
藩王殿前，一條布帶勝雙雄。

又湘籍大夫賀張大俠壽慶聯曰：

洛陽英雄，行俠仗義走天下，
阿瓦宮內，佳話傳奇播異邦。

中國功夫揚威緬京

中國武功首次揚威異域，要以洛陽大俠張雲仙爲第一人，他在一八七二年五月潑水節，在緬王御前空手制服兩個印度劍客，再以內功摧折一株榕樹時，嚇得緬王及文武百官目瞪口呆面面相覷。

後得緬王獎賜象牙一對，銀柄長刀一把和絲質衣服一套。這株被張大俠以內功震死的枯幹，三十年前還保留在緬京瓦城（曼德禮）故宮廣場一側。迄今已是一個世紀的歷史陳迹，後幾代的旅緬華僑早已遺忘，只有緬甸人還再津津樂道，佩服這位力大無窮的武人。

一九三三年夏，筆者童年時期隨家父至緬北邦弄拜訪張大俠時，他已是九十多歲的人了。但是他精神還好並且健談，提起往事更是喋喋不休，親手撰寫的自傳簡述他一生的險遇，筆者捧讀半日之久，記憶猶新，以下就是張雲仙大俠的其

人其事及其自述。

張迎新（雲仙）大俠，河南滎池人，出身武林世家，祖父在洛陽開設鏢局兼做糧食生意，父親張元和，則在故里滎池開定安鏢局。母買姓，生他兄妹二人。迎新爲長子，亦是長孫，從小就受寵愛。七歲時就在家裏跟師兄們比腳對手練習拳術，加以父親悉心指點，到了十五歲以後，即開始玩刀弄劍苦練內功了。十七歲到洛陽祖父身邊，接受嚴格訓練及學習急救內外傷，製作膏丹丸散，接受祖傳衣鉢，準備以後懸壺行醫。翌年，祖父爲其定親，希望早日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他在洛陽這段時間，終日苦練不懈，武功頗有進境，不時與前輩們戲耍比武，跳高、躍遠、舉重、使鎗。後來但覺自己孔武有力，衆前輩已不是比武的對手，各招各式別出一格，祖父爲之驚奇而自慰。自此以後，他不時遭遇祖父的考驗受到奇襲，有時也會遭遇諸前輩的圍攻，以測驗他防禦能力。某日，祖父笑謂他說：「迎新；你算是青出於藍了，你的武功可能駕乎汝父之上，但千萬不能傲慢自滿，多在內功上下功夫，將來成名，我們張家大可揚眉吐氣了。」

十九歲那年娶親，祖父發出的喜柬遠達千里以外，儘都是些武林中有名有望的人。家中準備宰殺的牛羊雞鴨成羣成羣的都是客人送的禮物，大疊大罐的酒堆積在院裏。前面的鏢局及後面的庭院粉飾得煥然一新，喜氣洋溢。吉日良辰未到

之前數日，洛陽城內大小客棧已告客滿，賀客雲集，爲洛陽數十年來罕見的熱鬧場面。

姓韓的新娘也是名門閨秀，出身宦宦之家，出閣之日，沿途鞭炮震撼全城，歡聲雷動。張家也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彼此相得益彰，尤其張府筵席之上的賓客，泰半都是些有頭有臉的各界人物，如地方縉紳，武林同道及若干不請而來的陌生客人。正喜之日，席開滿院，屋內屋外，大桌小桌都座無虛位。張迎新的祖父和父親忙着迎接來賓，忙得團團轉。正當主人舉杯向衆客敬酒之時，一個姓關的武林高手走到中央，揚聲叫道：「久聞新郎身手不凡，就此大好吉日，我關某一定要向他領教幾手，以娛賓客」。這時，連聲叫好的人，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主人屢向挑戰者央求恕諒，姓關的始終不肯，最後只好答應下來。

新郎官在祖父許可之後，笑逐顏開的脫去禮服，走近關的身邊施一個周公禮，旋即二人使出拳掌比劃起來。交鋒十幾回合後，張元和一聲叫停，不讓兒子得罪客人。可是姓關的要求一定要分勝負，否則就要離去。於是，張迎新決意速戰速決，重施一禮，便向對方先攻，不到十個回合，關某已露敗跡，無力抵抗。這時，張元和又叫停止，而關某也認失敗，甘拜下風。連聲「佩服……」。新郎也謙遜了幾句，隨着主人再次向衆客敬杯，並稱讚關某幾句說：「關老弟所露出的

招術真不同凡響，使小孫迎新受益不淺，也使我張某大開眼界，衆賓客也大飽眼福。可是在下的請求諸位原諒，不可再行挑戰，請各位多喝幾杯……」。

這一場比賽過後，武林道中對迎新的武功底子大爲讚賞，名聲不脛而走，「張少俠」之名也遠播四方。

婚後，他把愛妻韓氏接回澠池居住，生下一子之後，甘陝回亂影響附近同民的安全，滿人到處蹂躪回教徒。迎新爲了報復心切，不顧一切謀刺了幾個滿族官員，即易名爲張雲仙遠走高飛，直奔四川去。是時，雲南回亂正在方興未艾。他仇滿之心，驅使他趨赴雲南參加反清革命行列，所以由川西進入滇境到達大理，投奔了杜文秀元帥府。翌年，雲南回亂爲岑毓英收平，他便追隨楊太夫人（杜文秀之妹）逃入緬北，時爲一八七二年秋。不數月，他再度結婚，做起買賣並懸壺行醫來維持生活。

佛國比武轟動遐邇

某次，一位地方官因騎馬不慎跌斷了腿，他知道後便前往義診，使用祖傳秘方，在一個月內就告復原。此後，他的醫術名傳遐邇，惟其武功高明却無人知道。有一天，雲仙和親友前往十里外趕集，途中不幸碰上了幾個手執大刀的土匪攔住去路，怒聲說：「帶錢的拿出來，不拿錢就休想活命。」這時同行的都嚇得魂不附體，幾乎就要跪地求饒。但聞張大俠笑對匪徒們說：「我們都是窮酸，誰也不帶錢出來，各位大哥如果方便

，不如救濟一番，行個善也好」。其中有人罵道：「你這不怕死的東西，還敢亂開口，不快給老子跪下，乖乖拿出錢來」。接着刀尖已指向他的胸口。

張雲仙眼見情勢不對，爲了保護同行者的安全，只好施展出絕招了。當那匪徒舉刀即將砍下時，他疾若閃電的把對方刀奪了過來，瞬間功夫便將幾個土匪打得落花流水，其中兩人頓時吐血身死，有的負傷倒地不起。幾個親友目擊之下，暗暗佩服。但不及道謝，只見他把土匪一個個拋入河流之中，清理了一下現場，滅跡。

行進中他要求同行的人不得將情外洩，千萬不能說他武功高強。可是紙包不住火，終於傳開了。尤其有一天，鄰家殺牛分食，該牛性野，力大難以制服下刀。張雲仙見了，不得不相助，便用手向牛背一拍，但見那頭野牛立刻倒地不起，剥皮以後，才知道脊骨已經粉碎。這時候，他已收了幾個徒弟在練習基本動作——站樁，對附近地方似乎不再保密，大家都知道他殺死土匪的詳情。

第二年春，張大俠聞知緬京瓦城要盛大慶祝潑水（浴佛）節，一併慶祝緬王六十歲誕辰。爲採購貨物，遂趕了幾匹騾馬隨當地擺夷前往瓦城禮佛。

走了二十多天路程，抵達緬中平原，一望無際，氣候炎熱如焚。進入瓦城市區後，一時人地生疏，言語不通。投宿無門。最後找到一間清真寺才歇了下來。幾天後，他發現大街上有很多中國人，並且有廣東客家人設的武術館，相詢之下

，結識了其中姓吳的武師，由於彼此同道，談得非常投契。姓吳的告訴他說：「最近瓦城來了兩個印度劍客，準備在王宮內擺擂台，下戰書比武。現在還無人敢出面接受挑戰，連緬王左右的護衛也噤若寒蟬，只因這二人身軀高大而健壯，使用的是梭楞長劍，不但緬族武林高手不敢出頭，連我們中國人也不敢……」。

張大俠聞說，要求吳某帶他去一看這兩個印度劍客。二人走了幾條街道，終於在一家茶館裏找到了那兩名彪形大漢，但見滿嘴鬍鬚，頭纏花巾，一副孔武有力的模樣，的確令人見而生畏，毋怪乎無人敢與比鬥。可是在張大俠的眼裏却滿不在乎。所以回頭對吳某說：「吳前輩可以代小弟問明比武的規矩及時間地點嗎？我有把握取勝，絕對不會敗在外國人手裏，請所有的中國人放心。」

這消息傳出後，王宮內使派員前來訪問張大俠，並說明比武規則及獎品名稱數量。譯者對張大俠細說擂台上的生死條例，就是死不償命。經一再徵詢張大俠同意後，立刻取出一張字據，請他捺指模紋舉手發誓。張雲仙面不改色的照辦了，可是旁人始終爲他擔憂。

在沒有舉行比武之前幾天，粵人國術館中每天都有人設宴迎請張大俠，大家祝福他旗開得勝。他頻頻向對方說：「我此次出面比武，不是爲那些貴重獎品，而是要爲中國人爭光榮。我老實告訴諸位，別說是兩個印度大漢，就是十個八個我姓張的也不放在眼裏，我一定要把這兩個傢伙丟下擂台。只要摔死不償命，那就可以放手對付了

。如果我赤手空拳而不取勝的話，誓不與各位見面，甘願當衆自殺。現在我且露幾手獻醜一下，好讓大家可以放心。」這時，他走進練武場，請吳師傅大胆放手用木棍代劍刺來。吳某先施一禮，真的使出各種招式向張大俠進攻，可是攻了半天，不但連衣角都沒碰到一下，反而不知怎地却把木棍送到他的手裏。這一比試看在大眾眼中後，內行人無不驚奇愕然。連吳某也氣喘如牛似的當衆跪在張大俠面前說：「吳某有眼不識泰山，有所頂撞之處，尚請前輩原諒，並且要請前輩收我爲弟子，不吝賜教指點，否則吳某跪地不起。」

張大俠連聲「好」「好」，用兩手把他拉起來，其他的人也一齊跪下高呼「師祖」。因爲他們都是吳的門生。於是大家走向關聖帝君神像之前，行敬盟之禮。既畢，張大俠以輩份入座，一時氣氛嚴肅下來，大家都在聆聽他講述自己的出身及練武的經過。是夜，寄宿於武術館中。

距離比武日期只有兩天了，瓦城的洪門山堂大擺筵席，歡迎張大使新進山門，一時羅鼓喧天，鞭炮四起，成羣的龍兄虎弟簇擁着張大俠步入山堂，儀式極爲隆重，史無前例。是日，各省籍的華人都爭先恐後的前來瞻仰他的豐采，連外國人也交頭接耳的訴說他就是參加比武的華人。張大俠此時已身價百倍爲華人所敬仰，自己感到非常驕傲。可是他彬彬有禮，在舉止間不像一個武功高強的人。

兩大劍客一死一傷

浴佛節的早晨，佛教徒喜氣洋溢的出入於寺

院門口，大街小巷已開始互相潑水戲遊。張大俠站在門口觀賞佛國新年習俗，神態異常安詳。雖然比武即將開始，他依然若無其事的東張西望，可是背後仍有人爲他憂慮。

不多時，緬王騎着白象已從玉佛寺禮佛回宮，沿途兩旁擠滿了人羣，他們都在雙手合十跪在道旁迎接王駕。緬王進入王宮後，等待參觀比武的人羣也魚貫而入，把整個宮院前後廣場擠得水洩不通。

一羣印度人擁着兩位劍師步入王宮大門，引起陣陣呼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隨着中國人的鑼鼓隊相繼而來，擎「張」字旗幟的隊伍則走在後頭，這些旌旗都是新製，在迎風招展之下，顯得威風凜凜。

張大俠一身武林裝束，腰纏紅帶，足蹬布履，顯得格外英武。他緊走在狗牙邊三角形大礮之後，步入廣場，不時打量着那將近兩丈高的擂台。然後低聲對吳某說：「擂台太高了，摔下來一定沒命。今天我看這高度很可能會發生性命危險。如果半死還可施救，萬一來不及急救，那就……」

話說沒完，御林軍敲响了大鑼，供緬王御用的參觀台兩旁已排列起十多個大刀護衛，接着走出的是文武百官，而後是嬪妃丫環，最後才是緬王和王后。這時，衆皆向王行跪拜禮，獨有那些和尚却無任何表示。

緬王坐定後，有一個武官召比武者走近擂台，朗聲宣讀王詔及比武條文，而後再令譯員分別用華語及印語轉達一遍。之後，那武官即下達比

武的命令。

先是印度人走上竹梯，在台上高舉長劍向歡呼人羣答謝，洋洋得意的好像穩操勝券似的模樣。以表面看來，任何人都認爲中國人不是印度的對手。

台下的張大俠依然兩手空空，手無寸鐵。緬王大奇，正準備詢問時，忽見他條地拔身而起，輕飄飄降落在台的一角，姿勢之美，令人觀止，緬王見了謂左右說：「此人動作像貓，武功一定高深無比，可惜沒有武器。」

當印度大師以長劍向張大俠猛刺時，動作迅疾無比，危險萬狀，觀者無不爲之窒息，一時鴉雀無聲。可是中國人却閃避得法，長劍一味觸碰不到。那印度人似覺有異，頓時露出白牙，旋轉着長劍企圖實行側攻，動作逐漸嚴厲起來，觀衆也爲印度人喝采打氣。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張大俠已將對方招式看透澈了。忽然閃避動作緩慢下來，右手解下腰帶，即騰空而起，用腰帶捲住對方長劍向內一拖，隨即伸出左掌，但見那印度大師被他推翻在台下，砰然一聲，兩腿已經伸直，口吐鮮血，奄奄一息。由另一個把他拖到一邊放着。

張大俠束好腰帶，準備下台爲之急救，但被那武官喝止，示意還要繼續比鬥下去。可惜只因張大俠不諳緬語，無法表達心意，只好眼睜睜的看着傷者在掙扎而不能施救。是時另一個擂台主忙着照料受傷的夥伴，好像把比武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可是張大俠站在台上已經等得不耐煩，那武官也宣佈比武未完，並下令催促另一個印度劍

客登台。至及譯員用印度語轉達時，那傢伙神態似有畏葸而猶豫未決的樣子。這時觀衆口中「報復呀！報復呀！」的呼聲使他非常爲難，很久鼓不起勇氣來。那武官問道：「還沒上台動手，難道就認輸了嗎？」他兩眼一瞪，搖搖頭，轉頭看了張大俠一眼，最後終於手執長劍氣凶凶的走上擂台。下面「報仇呀！報仇呀！」又狂叫起來。他那兩隻大眼睛狠狠的盯着張大俠好半響，驕地施展奇襲，劍光閃爍如電的進攻。但見張大俠左右閃避，前後跳躍，有時使用腰帶威脅對方。那傢伙適才看見敵方是用腰帶取勝的，所以早已起了戒心，不敢讓人用腰帶碰到劍梢一下。張大俠也測驗出這傢伙的本領不在前者之下，並且招式已經改變，動作狡猾而狠毒，所以自己也更變招法，當防守正急迫之際，忽地把腰帶拋棄，兩手空空地防禦對方的攻勢，使觀衆爲之驚奇不已，大惑不解。

在他被長劍逼得幾乎要墜落台邊時，他開始雙掌推出，把對方震退一丈多遠。此時正是轉守爲攻的良機，但他卻又停止下來，等候對方進攻。那傢伙見狀也楞住了，遲遲不敢舉步進逼。張大俠笑迷迷的看他如何罷手，及至他旋轉着長劍碎步前進近身時，又是雙掌推出，像老貓玩老鼠一般地戲弄着。如是四五回合後，張大俠仍然以掌取勝——那時他的雙掌是上下推出，把那體壯如牛的傢伙斷線風箏似的跌落在擂台之梯旁。這一跤摔下來後，傷勢固然不輕，即使不死也得殘廢。當張大俠慢慢走下台爲他察看傷勢時，已經昏厥過去。後經急救多時才甦醒過來，最

後由幾個印度人扶起走出場外用牛車載運入城，後聞此二人的下場是一死一傷。

緬王欽仰中國英雄

誰也猜想不到一個赤手空拳而體格較對方瘦小的中國人竟能連續打敗兩大劍客，的確令人不可思議。當比武結束後，緬王御賜的獎品已陳列在參觀台前，權充司儀的那武官和中國翻譯高聲喚張大俠近旁而後問：「你的武功練了多少年？是何人教你的？可以傳授給別人嗎？」

答道：「我七八歲開始練到二十多歲，是父親傳授給我，我也可以傳授給別人，只怕別人學不會。」

又問：「別人用劍比鬥，你爲何不用武器？」

答：「我認爲這樣較爲公道些。」

問：「對方一死一傷，你自覺太殘忍嗎？」

答：「我一雙肉掌談不上殘忍，如果我用武器那就更可怕了。再說他二人用劍刺我時那才算狠毒兇惡。萬一被刺中了，一定死得很慘，而且給中國人損面子。」

問：「國王有意迎請你單獨前來表演幾手可以嗎？」

答：「豈敢違命。」

問完之後，緬王令旁坐的一位年老大臣將獎品一一頒賜於張大俠手中。張大俠跪着領獎不敢仰視，緬王叫他抬起頭來後說：「朕一定要爲你寫一本書，三天以後，快把你的出身來歷詳細寫來。」囑畢即回宮休息去了。

於是，中國人的大鑼大鼓響徹雲霄，「張」

字號大鑼被舉得高高的。御林軍爲慶祝他的得勝，還放了幾十響火藥砲。成千成萬的緬人也叫着「德友奈羅麥」（中國人贏了）！

從王宮回到城內華人區，沿途除了印度人之外，人人都向張大使翹起大拇指大聲喊叫。尤其中國同胞更是高興得發狂，而且印度回教徒也分享了光榮，清真寺裏的教長跑出來向他握手道賀。

這天，洪門弟兄爲了慶祝勝利特地爲「張大哥」掛上紅綢彩帶，山堂中擺滿了酒席也擠滿了人羣，鑼鼓聲和鞭炮聲震耳欲聾。的確，大家太高興太光榮了。席間，大家頻頻爲中國人勝利而乾杯，熙熙攘攘一直吃喝到深夜。

勝利得來的獎品計有：象牙一對，銀柄長刀一把，紅寶石戒指一對，絲質衣服一套（含沙籠一襲），銀杯一對。這些獎品被人陳列在關聖香枱之前任人參觀。有些緬人見了，尊爲御品，施予跪拜禮，更顯得異常尊貴了。

張大俠一再對龍兄虎弟們說：「今天我打死那傢伙，實在太任性了些，內心實在不忍。不過爲了取勝，不得不把對方摔下台去呀。一方面他們的長劍也够厲害，不是尋常可以抵抗的。試想他們從印度來到緬甸挑戰，當然不同凡響，才會把生命作賭注。其實，我也太冒險了，看我只用一條腰帶對敵，誰說不危險，爲我流冷汗的不知多少人。第二次更是兩手空空，令人莫測高深。爲了取勝，只好施出內功把他擲下台去……。」

有人問：「以後緬王請去表演，請問準備如何施展功夫使他們更驚奇呢？」

答：「那時我準備用牛來送死。不管黃牛水牛只要挨我一掌就會倒地斃命。好使緬人佩服中國的武功。」

當晚深夜，張大俠連續沖了幾次涼（洗澡）。他要求別人勿再打擾，凌晨還須定神養氣恢復精神，準備在緬王之前大顯身手。一位年老的洪門大哥爲了這樁事已派人預備明晨的早餐——清燉雞及浸了很久的一罐補氣養元的藥酒。

閒話不提，且說王室差使在第二天累次前來連繫，商討表演武功節目一般事宜。譯員把「用牛代替」的事轉達以後，差使照辦了，只是時間選擇在晚上。因爲是晚宮裏有祝壽晚會，各民族藝術團體都有歌舞節目表演，特地將張大俠表演的節目排在最後。

入夜，熊熊的火炬照亮了整個王宮，宛若白晝，緬甸古典音樂叮叮咚咚非常悅耳。民間藝術節目中有雜耍、有戲劇歌舞。可憐平時喜歡玩刀弄劍的武術師們已噤若寒蟬不敢現身於大眾之前。

張大俠帶着鑼鼓隊——徒子徒孫們進入王宮時，其他節目將告結束。御林軍重新燃起火炬，廣場大放光明。預告緬王即將出現參觀台上，臣民們先行跪地行禮，惟張大俠趨前行半跪禮即行退下，坐在特定的竹椅位上。不一會，一頭雄壯的公牛牽進場來索性交給張大俠的隨行人員。有人笑問譯員道：「此牛被打死後，可以送給我們吃嗎？」話傳至高級官員耳裏後，所得到的答覆是：「我們不單是把打傷或打死的牛贈送你們，甚至還有其他更貴重獎賞。」

觀賞遊藝節目的人羣被中國人吸引了，大

家湧向御用參觀台前比手劃腳的指着張雲仙說長論短的。不一會，緬王真的出現在台上，警衛人員執行秩序，強令觀眾席地而坐。只有幾個中國人自己行動，享受王宮所備的年節食品。尤其張雲仙面前擺滿了很多種油炸的東西和水菓。還有宮女奉上葉捲荔枝及銀罐（水壺）所盛的涼水。當然張雲仙已經成了衆師敬仰的英雄人物，地位顯得格外特殊。

任司儀的武官起立朗誦王詔，略謂：「來自中國的張大師參加比武，空手取勝兩個印度劍客，真是史無前例，聞所未聞。本王意欲欣賞張大師精湛的武功，特地邀請前來表演，以飽眼福。」既畢，即令開始表演。

楊太夫人威鎮一方

首先，是吳師傅使用大刀耍了一陣望張大俠迎面砍來，動作凌厲逼真。只見張大俠翻身迴避，疾若游魚。吳某第二次反手砍來時，但聞「鐐朗」一響，大刀已被踢到而脫手高飛起來，刀未落地，已被張大俠接在手裏。這一動作之快，觀者可能未看清楚。第二項是由緬人武師使用長刀進攻——那完全是緬人的刀法。那武師身手不凡。鋒勁很大，一連三招分上中下攻來。只見張大俠像隻蝴蝶翩翩起舞似的躲過對方攻擊。到了第三回合時，張大俠兩掌一分空手奪白刃，倏地站在對方身後，輕輕的把刀接過來。而後又完璧歸趙。那緬人武師頂頭一笑，搖搖頭，伸伸舌，佩服得五體投地。第三項表演是「踩雞蛋」——在地上放置五枚雞蛋，每枚距離兩尺。張大俠以輕

功從蛋上奔走過去，全部完整無損。第四項是「滿天細雨」。他用一杯水往上潑去，而後用氣一噴，把水噴得像毛毛雨一般。

第五項就要施展內功與牛搏鬥了。首先他用鞭撻公牛使其跳躍。及至惡性大作時，張大俠高舉右掌正向牛頭拍去。但見那條牛向後一坐倒地不起，而且鮮血也從口中湧出，頓時喪命。原來牛頭已被打得粉齏，兩眼珠向外突出，慘狀不忍卒睹，幸虧是一頭牛——畜牲而已。

最後，他要觀眾後退，讓出那株榕樹來。他慢步走近樹旁，使出全身功力飛出一腿踢中樹幹。一時樹搖地震、葉落滿地。回頭告訴譯員說：「此樹已不能復活了。」筆者按：該枯死榕樹，王命保存爲念，直至三十年前，樹根猶存。旁有誌述曰：「此榕爲中國武夫張大師以足踢死。」

時爲一八七二年五月，張雲仙年僅三十三歲。其武功之強強可懾服緬王。爲了撰寫他的歷史，緬王命書記與他屈膝長談數日，半年後脫稿，該手抄本（時緬文尚未有印刷術）名曰：「中國武師揚威緬京記」。據說：這本書原存於王宮內，後來已不知下落。

一八七四年緬甸亡降於英，張雲仙亦早北返，追隨於楊太夫人左右。一八七五年，保護楊太夫人前往仰光。次年返回邦弄與妻相聚爲商。經常遠旅泰國做鴉片及販運洋槍子彈的生意。幾年以後已成富翁，茅屋隨之變爲高樓。家中牛馬成羣，終日忙於交易，鳴鐘而食，儼然成了遠近知名之大老板。但過去習武的幾個徒弟，數年相別毫無進境。故輒於夜間復予教練，不數年即告結束

。他常謂人說：「時代已經進步，洋人發明洋槍洋砲，我們中國人的拳腳除了健身之外已告落後無用了。今天只能多練習打槍，加強射擊技術以自衛。武功一術只算是原始社會之攻防舊法而已。」

不數年，洋槍逐日進步。張雲仙收買了很多英、法、德製造的各種步槍，形成一支自衛武力，加以他的僕人個個都能尚武善射，自衛力量算是懾服了附近的強霸人物和土匪。

一八九八年，張雲仙與地方富有組成朝覲團前往麥加朝聖。他們以獸力代步，費了五十天的長途跋涉抵達仰光。他們一行十餘人仍以舊禮制謁見楊太夫人。是時楊太夫人已獲英皇維多利亞的恩惠，每年可得一筆為數可觀的贍養金並配有一棟花園洋房，生活非常安定。但她老人家依舊不忘流落在緬緬邊區那批難民。而今看見他們已有能力組團朝聖，內心不勝欣慰，高興得流出淚來。閒談中，楊太夫人每每提起當年被清兵追殺的經過，不禁咬牙切齒咆哮起來，而她的威嚴仍然不減當年——掛帥指揮作戰時期。張雲仙追隨她的左右多年，深知她的那暴躁如雷的性格。所以常在背後叫她「母老虎」，人人也會談「虎」變色。

半年以後，張雲仙朝聖回來，人皆尊稱之為「張哈旨」，在仰光得聞有位廣東人孫文，正在海外鼓吹革命，呼籲全球華僑支援中國人民推翻滿清，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爲了證實這項消息，楊太夫人特地向英方打聽孫文其人的行踪，並有函件請英國人轉達孫文先生。其時張雲仙已先行聲明，準備捐獻一千元盧比給反清革命組織。

（那時一千元盧比，相當於百萬台幣）以響應孫先生之革命運動。

九十六歲福壽全歸

這時的張大俠年已花甲，獨生子已挑起家庭重担，家事日趨興盛，落得乃父週遊四方。一九〇二年遠遊曼谷新加坡，目的在想與海外革命組織建立關係。不久復至仰光楊太夫人處，稟告旅行經過，惟恨不知孫文先生之行跡。爲了經費用盡，重返緬北，適逢雲南地下革命組織人物羅漢彩（滇西永平人，富豪）入緬活動。二人把晤之後，聯袂抵達仰光，將革命宣傳運動及組織內情稟告楊太夫人。

是時，楊太夫人已得孫先生復函，謂「即將來緬拜謁，求賜指引」等語。不數月，國父中山先生終於乘輪由歐來緬。抵仰時，投宿廣東會館，連日對僑胞演說反清革命意義，羅漢彩與國父取得連繫，報告雲南及越（安）南方面的組織活動情形，隨後便前往拜謁楊太夫人。

國父對羅漢彩等說：「楊太夫人乃我革命前輩，當年繼其兄爲元帥，統率數萬兵馬與清軍血戰。而今爲英國皇室所尊，爲我華人所敬，吾往晉謁，必以大禮見之，不可平凡，以示先我革命者皆宜尊爲先輩，而討教之。汝等爲吾備衣履、厚禮同往拜謁。」

時有滇籍僑領馬雲漢獻盧比三百元給國父。以作購買禮物之用。此事早爲楊太夫人獲悉，遂令張雲仙前往阻之曰：「孫先生晉謁姑嫜，不可攜帶禮物……」國父諾諾不語，乃率羅漢

彩、馬雲漢等乘馬車前往甘多力拜訪楊太夫人。

初入門時，楊太夫人即宣「以平身相見」。

但國父不予理會，仍以三俯九叩四揖八拜之禮晉謁。既坐，她向國父訂了半響才開口說：「孫文！你長有聖賢之像，不可做大官要做完人，你的革命事業一定成功。實際上，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滿清皇室爲了你便會搖搖欲墜，一定垮台無疑。我這個老太婆已經沒有用囉！只靠你們年輕一輩拼命去幹，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願我有生之年能聽到見到滿清政府退位……」是時，她激動得熱淚滿眶。接着說：「這是我左右的左右，張雲仙大俠，馬雲漢老板。這兩人我交給你支配，一定能够勝任重要工作」。及至共進午餐時，楊太夫人將當年革命失敗之經過對國父詳述一遍，言下至爲憤慨。

國父離緬後，羅、馬、張募捐了一筆款，向英人買了一批武器——五門大砲三百枝步槍。在緬南毛淡棉領到手後，僱用騾馬運輸。半年後始運至緬北邦弄。羅漢彩本擬及早入緬組織革命武裝，因清軍當局獲悉派兵攔阻故未逞。

這段故事頗多曲折，本文因於篇幅關係，不予詳述。但羅漢彩其人革命有功，國父曾頒予勳獎於廣州。羅佩全主川時，他曾任敘府督辦。民十五，病死故里永平。惟張雲仙大俠爲運輸這批武器，賃租人力僱用騾馬，所費不貲，都是自掏腰包，貢獻於反清革命。可惜國父革命成功之後，他以朝聖（哈旨）完畢之詞，謝絕羅漢彩之邀請，不願做官立功，終日五番祈禱，最後去世，正九十六足歲。一代武俠，福壽全歸，就此入土。